

淳熙本文選

和  
337  
17

^ 16  
337  
17



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梁昭明太子撰

梁昭明太子撰

梁昭明太子撰

符命

符命

司馬相如封禪文一首

揚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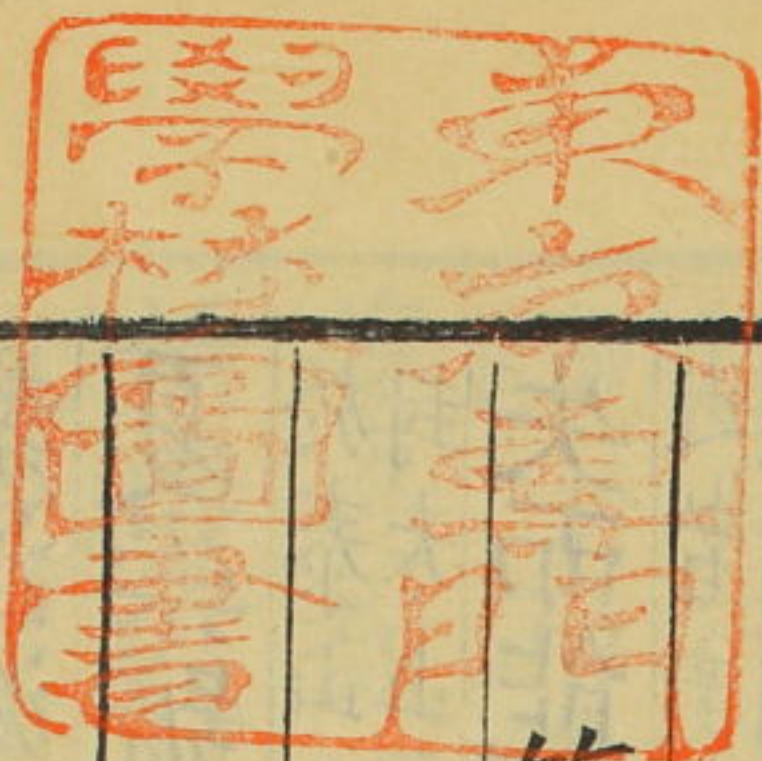
封禪文一首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首

帝使所史生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  
與曰長卿大元清為一書書曰有文  
夫言者之其書也

門八 16  
號 337  
卷 17

利  
290  
17



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符命  
文林郎李有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所錄文  
有恂那



司馬相如封禪文一首

揚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封禪文一首

司馬長卿

史記曰長卿病甚武

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

張揖曰昊穹春夏天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

歷選列辟以迄於秦

文穎曰選數也辟君也

率邇者踵武逖聽者

風聲

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逖遠者聽其風聲

紛綸威

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張揖曰紛綸亂貌善也湮沒也勝盡也

繼韶

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文穎曰韶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

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管子曰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

失而能存

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

與罔同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

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

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經籍所載善惡可知也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尚書益稷之文也

因斯以談君莫盛

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

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殖百

穀公劉發迹於西戎

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曾孫

文王改制爰周邇

隆大行越成

文穎曰邇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

越於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

鄭氏曰無聲也

豈不善始

善終哉

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一也莊子曰善始善終人猶効之

然無異端慎

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

慎其規模又謹其遺教也

軌迹夷易易遵也

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迹平易

湛恩

厖鴻易豐也

湛深也厖鴻皆大也言湛恩廣大

憲度著

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

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

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績是以業隆於緼縠而崇

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

冠於二后

孟康曰繼祿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法易

故揆厥所元終都攸卒

張揖曰都於也卒終也爾雅曰元始也未有殊尤

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

名顯號尊名謂封禪也

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滴曼羨

張揖曰逢遇也喻其

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

服虔曰滴泉貌徐廣曰沕沒也亡必切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

旁魄四塞

雲布霧散

張揖曰旁魄布行也魄音薄

上暢九垓下泝八埏

孟康曰暢達也

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

流於地之八際也言

懷生之類沾

濡浸潤

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

協氣橫流武節焱逝

協氣和氣也橫流多也焱逝

逝遠

邇陘遊原遐闊沫沫

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遐遠也闊廣也沫浮也恩德比之

於水近者游其沫

首惡鬱沒晻昧昭晰孟康曰始為惡者皆湮滅晻昧喻夷

狄皆化之也穀梁

昆蟲闔澤迴首面內

文穎曰闔澤皆樂也韋昭曰面

向也闔音驛

然後囿駒虞之珍羣

言駒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傳曰駒虞

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

徼麋鹿之怪獸

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遮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

也道守莖六穗於庖

鄭玄曰道守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

犧

雙觥共柢之獸

服虔曰犧牲也觥角共一本用以為牲

獲周

餘珍放龜于岐

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于歲

不招翠黃乘龍於沼

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

呼之也禮樂志曰

吾渥洼水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

鬼神接靈囿賓

於閒館

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

號曰神君有似於古靈

奇物譎詭倣儻窮變

漢書音義或曰倣儻

卓異也奇偉之物譎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事變非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

不敢道封禪盖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應劭曰航舟也

不亦忍乎服虔曰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

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

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音

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文穎曰

意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漢書

羣臣忍焉或曰且天為質

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應

下謙讓而弗發文穎曰弗發往意

閻示珍符固不可辭孟康曰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

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

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

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

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

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

勒功中嶽以章至尊張揖曰蓋先

皇皇哉此

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黎元已見上文

禮也

告誠天神之義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皇皇美也卒終也

願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而後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

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案錯事漢書音義曰案

功著業得覩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猶兼正列其義被

弗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

正天時別人事叙述大義為一經也將襲舊吳為七摠之亡窮服虔曰舊

欲七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

茂實蜚古飛字也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

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於是

天子佈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張揖曰佈感動之意也許皆切佈或為沛

乃遷思迴慮揔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

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博也符瑞

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天油然作雲甘露時雨

厥壤可遊遊遨也言祥瑞屢臻故可遊也滋液滲漉鹿何生不育說文

日滲下漉也又曰漉水下貌韋昭曰滲疏禁切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

蓄積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之我汜布護之萬物

熙熙懷而慕思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名山顯位望君之來

韋昭曰名山泰山也顯位封禪之事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李奇曰侯何

行封般般之獸樂我君圃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班文者陰陽雜也白質

禪

黑章其儀可嘉

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

眈眈穆穆君子之態

漢書

音義曰眈眈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眈音旻態他代切蓋聞其聲今

親其來

親見

厥塗靡從天瑞之徵

文穎曰其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茲

亦於舜虞氏以興

文穎曰百獸率舞則騶虞在其中

濯濯之麟遊彼靈

時

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遊靈時也毛詩曰鹿濯濯

孟冬十月君徂郊

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

帝天也白麟馳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天天用敬享之答

以祉

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文穎曰起至德

而見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

采色炫燿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

蒸

文穎曰於傳載之玄受命所乘

如淳曰書傳揆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宜

有黃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

漢書音義曰天之所

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

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

王之德兢兢翼翼

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

故曰於

興必慮襄安必思危

太公陰謀机之書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是以湯武至

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徐廣曰假大也

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遵上帝是祗

劇秦美新

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

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

王莽潛移



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顛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

諸吏

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

中散大夫臣雄稽首

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

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媿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

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

登庸欽明已見上文

作民父母為

天下主

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為天下君

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

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

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

神明已見顏延年曲水詩序

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

開

已見西征賦

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

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病

賈逵國語注曰眴惑也

與眴古字通

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

先犬馬已見曹子建責躬詩

所懷不

章長恨黃泉

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方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敢

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

臣之極思也

萬分處一已見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臣雄稽首再拜以聞

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

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未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睢盱已見景福殿賦許惟切盱音吁

或亥而萌或黃而牙

言天地方開故亥黃異色

而生萌芽也易曰亥

黃剖判上下相嘔

言天地既開故黃分判故

天地上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曰天

而地黃禮記曰

爰初生民帝王始存

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

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君臣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覺聞

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混混茫茫天地未分豐

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

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時而得澹漠

焉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周無也顯明也伏羲中莫

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左氏傳召公曰糾仲尼不遭

用春秋困斯發尼厄而作春秋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

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言有斯四德乃為神獨秦屈起

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因襄文宣

靈之僭迹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公立卒德公立

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孝公惠文君襄王並已見李

襄王立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史記曰莊

立初并天下號始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商鞅張儀呂

皇帝從橫已見上相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

定燕齊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剡滅古文刮語燒書史記李斯曰請

天下敢有藏書詩百家語者誅守尉雜燒之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崩樂已見

常博士書六韜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謂除之也難

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難古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

秦紀稽考也紀本紀也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

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

而不臻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犬暫齧人甘露

且餘切又曰獷犬不可親附也古猛切

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萬物

也也大第經霄巨狄鬼信之妖發星彗星也穀梁傳曰

言猶第也步內切弗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曰彗星光

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漢書曰

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之患見臨洮鬼信謂告

祖龍死也已神歇靈繹海水羣飛其舊緒不福祐之繹

見西征賦或為液海水喻二世而亡何其劇與二世胡亥也為趙

萬民羣飛言亂促甚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尚書曰兢兢夫能貞而

明之者窮祥瑞貞正也言既正且回而昧之者極妖愆

妖愆競集也昧邪或為農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

壞徹而能全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故

若古者稱堯舜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威侮者陷桀紂夏

而能享祐者哉况况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

也况况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况况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

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

與將軍戮力攻秦臣頌漢書沛公謝羽曰創業蜀漢發迹三秦漢書曰項羽立

秦易并之計漢王聽信策沛公為漢王剋項山東而帝天下漢書

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即日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

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如儒林刑辟

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歷紀歷數秦餘制度項氏爵號

綱紀也

秦餘制度項氏爵號

秦餘制度項氏爵號

秦餘制度項氏爵號

秦餘制度項氏爵號

雖違古而猶襲之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猶

也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為襲秦項故闕者不補弛者未

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言天道既極厥數又殫故闇忽而滅不能自還也逮至

大新受命大新王莽也上帝還資后土顧懷言上帝迴還而資助

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夕符靈契黃瑞涌出夕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

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澤淳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烈焉涌出而瑞之

湧湑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言眾瑞之多也誕彌八圻

上陳天庭八圻猶八埏言下震聲日景言威聲如雷光景若日也易曰

震為雷天淵已見必有不辭讓云爾言難於是乃奉若天命

窮寵極崇尚書曰明王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分天之

錄而王也契言應創億兆規萬世創業經乎億兆規奇偉倜儻

譎詭天祭地事言眾瑞所以成臻其異物殊怪存乎五

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漢書曰莽遣五威將

家其疇離之離應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表儀若夫

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

之祥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

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已見封禪書漢書

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拔劍斬蛇分為兩道開也受命甚易格來甚勤至

也言莽德盛故受天命甚易令眾瑞咸至甚勤也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

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

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躬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委積也旁作穆穆明

且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懇懇者以秦

之所為為非故欲勤修德政也尚書曰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勤勤懇懇夫不勤勤

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

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是以發祕府覽書

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言以文雅為囿以禮樂為場

圃片躬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片躬周也紹唐虞也絕風紹唐虞也懿律嘉量金

科玉條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神卦靈兆古文

畢發著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煥炳照曜靡不宣臻宣備

也臻至也式軫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卿車服蔽冕各有差軫軒皆車

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軫鄭玄曰如今窻車也周禮曰交龍為旂熊虎為旗揚和鸞

肆夏以節之大戴禮曰行以和鸞趣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鸞和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

樂也步則歌施黼黻衮冕以昭之言制服有差亦明貴之

之中節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言制服有差亦明貴之

九族淑賢以穆之漢書莽詔曰姚嬀陳田王子之同族也尚書曰惇序九族五姓世世復無

有所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漢書曰惇序九族五姓世世復無與

漢書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召誥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明堂雍臺壯觀也漢書曰莽

奏起明九廟長壽極孝也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莽

故殿以為文母簪食制成六經洪業也漢書曰莽奏立

堂既成名曰長壽宮

而又立樂故云六經也北懷單于廣德也漢書曰莽重賂匈奴使

若復五爵度三壤晉灼漢書注曰若預及之辭漢書

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尚經井田漢書曰莽令天下公

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經井田漢書曰井其男口不盈

入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免人役漢書曰莽令更名天

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為井得賣方甫刑漢書曰莽分移律令儀法尚書曰

之得賣方甫刑穆王作呂刑孔安國曰後為甫侯匡馬法

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謂成出革車一恢崇祇庸燦德

乘教戎備也穰苴已見左太冲詠史詩廣彼摺紳講習

懿和之風祇庸孝友爾雅曰懿燦美也言諫箴誦之塗摺紳已見封禪書漢書賈山上疏曰古

言諫箴誦之塗者工誦箴諫鼓誦詩士傳言諫過也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振鷺鴻鸞喻賢也毛詩振鷺

有斯容易曰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韞韞韞已見

鴻漸于陸

韞韞已見

韞韞已見

韞韞已見

韞韞已見

韞韞已見

韞韞已見

韞韞已見

韞韞已見

韞韞已見

韞韞已見

韞韞已見

韞韞已見

韞韞已見

韞韞已見

韞韞已見

韞韞已見

韞古字郁乎煥哉論語曰郁乎文章又天人之事

盛矣鬼神之望允塞言有聖德信能羣公先正罔不夷

儀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姦宄寇賊罔不振威尚

曰蠻夷猾夏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史記曰黃帝者

寇賊姦宄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予惟黃

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於是封姚恂為

初睦侯奉黃帝後媯昌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

為始睦侯奉虞帝後炳炳麟麟豈不懿哉麟麟光明也麟

炳炳麟麟豈不懿哉與麟古字同用厥被風濡化者京

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言風化所被近

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言法

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言法

典而巡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

之石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

之石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

之石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

之石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

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北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

受命者之典業也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

猶有事矣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

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溱海通瀆

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言莽既受命故嶽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

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

面內嚮喁喁如也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歸德

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何休公羊傳注惡宜命

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

言宜

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舊二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

栗魏巍高大也已見上文尚書曰栗栗危懼臭馨香含甘實言明德比於馨香甘實故臭而

之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則百工

伊凝庶績咸喜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喜與古熙字通荷天衢

提地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斯天下之上則

已庶可試哉

典引一首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

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亦云注典引班孟堅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郝萌等

善曰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侍中七略曰尚書郎中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

平之 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  
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  
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  
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  
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  
之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至以身  
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  
誇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  
主上求取其書音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効也至  
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

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  
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  
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云  
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  
雲門者難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  
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滿覺悟童  
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  
愚驚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

易曰太極是生兩儀

兩儀始分烟烟煜煜有沈而奧有

浮而清

烟烟煜煜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沈而濁者為地浮而清者



為天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地體沈而氣昇天道浮而氣降

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庶類肇命民主五德初始民

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

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

復始也同於草昧易曰天亥混之中混猶踰繩越契寂寥

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漠

得綴連也厥有氏號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

綴知銳切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神農黃帝曰軒轅

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莫

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虞乎其書猶得而修也

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

翼善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而炳諸典謨以冠

翼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

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善曰春秋合誠圖陶唐舍符而

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

周天廼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

四臣已徧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

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

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

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

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

明之漢為堯後善曰尚書曰熙帝之載元首股肱已見上

文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善曰國語郭偃

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縣象闇而怕文乖

幽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彛倫斁而舊章缺善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

攸斁左氏傳曰季相子命故先命女聖使綴學立制善

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

少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少聖素王

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少丘制命帝外行也

相祖宗贊揚迪喆相助也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宗揚明其

蹈喆之德備哉粲爛真神明之式也雖臯夔衡旦密勿

之輔比茲褊矣茲孔子也善曰謂臯陶后夔阿衡周旦是

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言高祖光武如此辰時至氣動乃

龍見淵躍善曰易曰見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

雲蒸雷動電燦胡縊莽分尚不莅其誅言二祖即位胡亥

之所為先除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

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漢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眾兵裂莽尸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

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

后正位度宗

度居也宗尊也言二主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侯正位居尊也善

曰易曰君子

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

淵穆深美之辭也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

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為嗣

靡號師矢敦奮搗之容

矢陳也敦勉也毛詩曰矢

于牧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眾陳兵誥誓勸勉秉旄奮麾之容搗與麾音義同

蓋以膺當天

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

善曰尚書曰誕膺天命又曰允恭克讓

蓄炎上之

烈精

謂火漢之德也蓄聚也善曰尚書曰火曰炎上

蘊孔佐之引陳云爾

善曰孔佐

即孔子也能表相祖宗故曰佐

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

誥誓所不及

已

本事故曰誥鋪觀二代洪纖之度

洪大也其蹟可探也善曰

探蹟見

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

伯統牧

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並受夏殷侯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為方伯或為統牧也論語

曰雖覆一簣栢子新論曰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紀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

**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韋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也黎崇殷諸侯也四國為不敬

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戡黎善曰乘因也言因

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 **至于參五華夏京**

**遷鎬亳**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

有其二以服事殷解嘲曰四分五割並為戰國毛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

王歸自夏至于亳孔 **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天邑

安國傳曰湯遷於亳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螭如虎如螭也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羆如豹如離徐廣曰此音義訓並與

螭字同尚書曰肆予 **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

**有慙德不其然歟**武周樂也護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禪

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引也而猶有慙德耻於始伐也豈不然乎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 **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頌曰於穆清廟商頌曰猗歟那歟孔子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以崇嚴祖考

**殷薦宗配帝**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發祥流慶對

**越天地者**對答也善曰毛詩曰對越於上帝以配祖考

**豈不克自神明哉**善曰言二代以臣伐君尚能作樂配

人以此齋戒 **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

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 **矧夫赫赫聖**

**耳**行於篇籍光藻明而不變言無殊功也

**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言

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契成稷 **然後宣二祖之重光**皆為之父母模範也甄陶已見上文

襲四宗之緝熙

宣徧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帝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善曰中宗孝明尚書王曰昔君文武王宣重光緝熙已見上文

日照光被六幽

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仁風翔乎海表

威靈行乎鬼區

鬼區絕遠之區也善曰尚書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鬼區即鬼方也毛詩曰覃及鬼

方毛萇傳曰鬼方遠方也

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

善曰頤養也何細而不養

言皆

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

言明定天地養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善曰

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鋪聞遺策

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

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在

明明在下毛萇傳曰文王之

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亡胸眺側匿盈縮之異也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

覆天載地絃字

外運渾元內沾豪芒

言漢道外則運行於章三光也

於豪芒言巨細咸被也

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易曰品物咸亨

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

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其功又為百王之

之君

榮鏡宇宙

四表曰宇宙

尊亡與亢乃始虔鞏勞謙

鞏亦勞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

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至今遷正黜色賓監之

事煥揚寓內

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

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於後曰紹

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由未章也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

改正朔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髮髯

易服色

雖云優慎無乃蕙與

慎而無禮則蕙優謂優游也尚於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於

是三事嶽牧之寮僉爾而進曰

三事嶽牧已見上陛下仰監唐

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

曰夫孝天之經也尚書曰惇叙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巡靖黎蒸懷保

鰥寡之惠浹

懷安也保養也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民惠鮮

寡燔瘞縣沈肅祗羣神之禮備

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瘞懸

祭川曰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儀尚書曰鳳皇來儀

浮沈

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肉角馴毛宗於外圍

則麒麟來應廣雅曰麒麟狼頭肉角家語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擾緇文皓質

於郊

思睿信立則白升黃輝采鱗於沼

聽德知正則黃龍見禮記曰龜

龍在官沼

甘露宵零於豐草

德至天則甘露降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三足軒

翥於茂樹

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楚辭曰鸞鳥軒翥而翔飛若乃嘉穀靈草竒

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

天子寰內也日月

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鳥亥秬黃

粳之事耳

素雉白雉也已見東都主人朱鳥火流為鳥也毛詩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爾雅曰秬黑

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粳薛君曰粳大麥也音莫侯切

君臣動色左右相趣濟濟

翼翼峨峨如也

濟濟翼翼已見上蓋用昭明寅畏承聿

懷之福

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尚書曰嚴恭寅畏

亦以寵靈文武貽燕

後昆覆以懿鑠

左氏傳遠啓疆曰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垂

裕後

豈其為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懃恁旅力

也恁如深切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滕恭館宗廟金滕之所在御

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東序牆也尚書曰顓頊河圖維書在東序流演也雜書皆存士

之事尚覽之以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亮信也章明也言演禍福之驗也

明而由天賜之孔猷先命聖孚也定道誠至信也言使視而行之

行德本正性也體行正性習堯所履今天子復蹈之逢吉丁辰景命也言

此吉當此時者順命以創制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因定以和

神以和人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善曰三靈天地人也

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尚書旋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

於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式引大信能寤寐常止於聖心不可忘也大

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豈蔑清廟憚勅天命也輕

也憚難也勅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

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善曰毛詩序曰清廟祀文

王也尚書曰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伊維也遂古遠

勅天之命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作者七十有四人善曰古封禪者七十

二君今又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言前封禪之

加之二漢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尚書曰

如台孔安國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

羣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有覈仁誼之林

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

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義之叢藪也

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肴覈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云

澗酌彼行潦又既感羣后之謹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

曰肴覈惟旅

四百五十五

矣謹直言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預卜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將絳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揚奮皆振布之意也絳使也絳與絳通也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言誰能竟此道惟唐

文選卷第四十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史論上

班孟堅漢書公孫引傳贊一首

于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晉紀摠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公孫引傳贊一首

班孟堅

贊曰公孫引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漢書

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引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

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漢書曰公孫引少時家貧

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引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

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

遠方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廼以安

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

何相見之晚也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引羊擢於

賈古豎漢書曰桑引羊洛陽賈人子衛青奮於奴僕日磧出於降虜

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磧

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眾降日磧以父不降没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

監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漢之得

傳巖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相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

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引董仲舒倪寬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

御史上問尚書一篤行則石建石慶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慶皆以馴

行孝謹官質直則汲黯卜式汲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

有筭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

遂臧固至此皆天下名定令則趙禹張湯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

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定令則趙禹張湯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

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

禹教人至中大夫音郤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

六十一



則東方朔枚臯

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臯字少孺不通經

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媒黷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

在左歷數則唐都落下閎

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益部老

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

歷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

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歌新聲為協律都尉運籌則桑弘羊

漢書曰桑弘羊以心計為侍中奉使則張騫

張騫蘇武已見長楊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

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

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去病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

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異等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

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又曰梁丘賀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

信少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

為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

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

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治民則黃霸王成龔

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又曰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又

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

屬

曰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  
息又曰鄭引字穉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  
曰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  
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  
獄大減為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  
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  
張已見

###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一首

于令升

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  
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  
宣帝迄愍五十三年  
評論切中咸稱善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

尚書曰俟天命

苟有代謝非人

事也

淮南子曰二者代謝非人  
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

文質異時興建不同

春秋

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  
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故古之有

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

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柏皇氏栗陸氏若此  
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  
執大象

鴻黃世及以一民也

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  
有不材子杜預曰帝鴻黃帝

外禪順大名也

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  
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

命應天人也

周易曰湯武革命  
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  
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  
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高光爭伐定功業也

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古者敬其事則命

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

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

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 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一首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

范曄後漢書曰

陶謙奏記於朱雋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 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

嘉謀屢中

于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

遂服輿軫

驅馳三世

于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

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

拔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故賢愚咸懷小大

畢力

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

爾乃取鄧

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

魏志曰鄧艾字

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曰初荆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充豫州刺史 故能西

禽孟達東舉公孫淵

于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陽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 內

夷曹爽外襲王陵

于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

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 神略

獨斷征伐四克

也法言曰湯武相征伐四克 維御

也法言曰湯武相征伐四克 維御

也法言曰湯武相征伐四克 維御

也法言曰湯武相征伐四克 維御

群后大權在已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

屢拒諸葛亮節

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

漢書曰齊相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

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世宗承基太祖繼業

千寶晉紀曰世

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軍旅

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精矣

周易曰人謀鬼謀百

姓與能大象

女豐亂內欽誕寇外

千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氏

已見上文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豈知禍及遂肆惡言勇士築殺之皆夷三族又曰楊州刺史

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

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也

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

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列

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

王曰公劉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

千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

克篤前烈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

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

書曰及三關電掃劉禪入臣

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

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關此為三關千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范曄後漢書

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天符人事於是信矣

東觀漢記耿純

說上曰天時人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

千寶晉紀曰天

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名器崇於周公權

靈耀曰建用皇極宋

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

世祖武帝也尚書考

均曰建立也正位居體重言慎法

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

皇極大中也

文四十九

行言重則有德行重則有德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周易曰山附於地  
足用寬以愛民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論語曰君子而  
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韋修祖宗之志  
思輯戰國之苦毛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  
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為衆千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  
宣左氏傳藥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之未  
乎亦可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群議而杖王杜之決千寶  
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陳諫以為不可張華  
固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

陽左氏傳晉饑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  
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俟役不二時  
江湘來同千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  
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夷吳蜀之  
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漢  
識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  
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禮記曰八荒協兮萬國諧牛馬  
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  
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  
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毛詩曰  
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  
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

取資於道路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故于時有

天下無窮人之諺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

也知失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

之一時矣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

知言喻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漢書霍禹曰將楊駿被誅

母后廢黜干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

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干寶晉

子太傅孟觀知中官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

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

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

關伯實沈之郤歲精毛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左氏

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尹氏具爾瞻至乃易天子以

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寧二

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中書

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民不見德

唯亂是聞左氏傳卜偃曰民朝為伊周夕為桀莊子

不及三王天下大駭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

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范曄

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

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

德者千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內外混淆庶

官失才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名實反錯

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關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尋師尹無具瞻之貴

干戈以相征討關伯實沈則參商也

關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尋師尹無具瞻之貴

天網解紐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實而名實相為情國政迭移於亂人禁

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漢書

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李

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躡而顛仆

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干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

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都民上沈為主

石冰應之石冰略揚州揚州刺史蘇峻降

之於青冀干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

復攻青州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

山陵無所干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

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

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

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

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

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

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于寶晉武紀曰太康

尉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

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曾

曰烏合之眾初雖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

相歡後必相啗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孔安國尚書傳

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

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

子

子

子

鴻毛取楚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

如拾遺 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

後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

出降以模妃劉氏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

賜胡張平為妻 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

相攻利害相奪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

無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

周禮防止水鄭玄曰偃瀦畜流水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

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

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

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

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

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

生也

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

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

趣淵澤也

毛詩曰鶴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

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

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

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謹好惡以示之審

禍福以喻之

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

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

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

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

子所



謂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

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

曰安其居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

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

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習懷

廉恥已見上注禮記曰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

求生以害義

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又子

又況可奮

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

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

呼天下

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

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

響應

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

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

之也

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

尚刑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

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

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昔周

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

稷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

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也鄭方曰周公

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又曰實穎實粟即

有郃家室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方曰

就其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郃之豳身服厥勞

故其詩曰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毛詩大雅文毛萇曰

無變更也于囊小曰橐大曰囊鄭方曰為

文四十九

狄人所迫逐不忍闢其民裹糧食囊之中棄其餘而去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

其民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巘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

以至于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

之莊子曰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

免居矣因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許至于岐下詩

大雅文鄭方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

水涯溱沮側也謂亶父避狄循溱沮之水而至岐下

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毛萇詩

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

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

三年五倍其初新序曰太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

其初年五倍每勞來而安集之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故

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大雅

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

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

曰德貊靜也鄭方毛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

之光毛詩大雅文也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

始使之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毛詩曰周雖

新鄭方曰太王國於周至文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也鄭方曰小心

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

上天又能迷思多福

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

也毛詩序文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

天下以婦道毛詩箋曰法度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

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詩大雅文

法也鄭方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正治於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

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毛詩曰漢有游女不

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也

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越越武夫公侯腹心鄭方

言賢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

憂勤終於逸樂毛詩六月序也鄭方曰內於是天下三

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

未至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

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

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

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

安民和衆豐財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論語孔子

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

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七月故自后

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

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國語曰靈王十二年穀洛闢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

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

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

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

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俞公非高圉亞

圍公組太王王季文王也十八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

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

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絲也

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

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

功業不同

見上文

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

安民已見上文

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

於三代盖有為以為之矣

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

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

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

便事以立官

也以固其國

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

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

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

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藩于齊尚書

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

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

入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

予沖人弗及知又周

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

百之會也

景文

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

景福殿賦曰武

創元

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

尚書曰武

武則有不

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

六經

干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談者以虛薄為

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

談者以虛薄為

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

談者以虛薄為

談者以虛薄為

談者以虛薄為

談者以虛薄為

辯而賤名儉

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

儒術清儉

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

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宏

放為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又傳方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

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

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巳公羊傳曰

君子大居正

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

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日以蘭薰之器

是以日三公以蕭杌之稱標

上議以虛談之名

干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虛談也蕭杌未詳

劉頌屢言治

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

干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

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啓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

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吏

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

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

尚書

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側弗皇暇食毛詩曰蕭蕭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以為灰塵而相詬

反火候病矣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

取也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

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

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為官

擇人反為

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

毛詩曰秉

方是維栢寬鹽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

失十恒八九

漢書解故曰機事所摠號而世族貴戚之

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

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悠悠

風塵皆奔競之士

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汗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

品求者 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 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季

主曰試官 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 于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與賢者壅滯少府

劉寔著崇讓論孫盛晉陽 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 王隱

秋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 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盛

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 其婦女莊櫛織

為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駁 其婦女莊櫛織

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勁直正厲果 其婦女莊櫛織

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 其婦女莊櫛織

經女金 皆取成於婢僕 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

反 未嘗知女工絲枲 胥里 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 禮記

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組紉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 先時

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

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 爾雅曰婦

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

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

曰黷于祭祀 父兄弟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

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 四教已見上文列女

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 禮法刑政於此

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 禮法刑政於此

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 呂

春秋曰若積大水 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

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

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 于寶晉紀曰阮

喪不帥 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 于寶晉紀

常檢 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 曰賈充鄉食

十六

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  
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爲五伯又曰  
充之先爲市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于寶晉紀曰  
魁故以戲荅王渾愧久造  
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已節度濬上書  
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具錦思郭  
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于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  
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  
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  
復上郡置馮翊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于寶  
平陽帝弗聽晉紀  
傳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  
無復清議而士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  
方漢何主對曰相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尅已爲治  
方之相靈不亦甚乎對曰相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  
官錢入私門以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  
此言殆不若也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

郢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  
守文之主治之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  
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  
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  
制度也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  
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  
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  
工爲之歌陳曰國范變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  
無主其能父乎左氏傳曰范變反自鄆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  
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  
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爲痛哭者一也又况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  
之哉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  
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于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  
恭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子或以手戟搗之子隨刃  
墜又曰韓壽妻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疆臣于寶晉  
賈午寔始助亂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疆臣  
太傅東海王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于寶晉紀曰  
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  
王業避難密南趣許潁豫州刺史洛京傾覆秦  
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天下之政既已去矣  
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名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  
也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  
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于寶  
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  
晉紀曰初望氣者言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毛詩曰維  
豫章廣陵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  
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  
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  
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  
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

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  
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酖殺賈后帝詔謚適為愍懷  
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  
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  
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  
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  
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  
子覃立穎為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蕃遣田徽殺之於鄴  
又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  
敗縛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顓欲廢太子立成  
都王欲先誅又出征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于寶晉  
連戰敗走遂誅之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  
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劉向之讖云滅  
位崩謚曰孝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劉向之讖云滅  
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  
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  
于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  
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于長安崩謚曰愍皇帝



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干寶

愍帝詔琅邪王叡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

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皇

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將由人能

引道非道引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

宗元皇帝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曰

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躬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

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

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禮

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

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

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

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

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

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女史彤管

記功書過毛詩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

罪殺之 **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 列女傳曰齊孝孟

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今乘立車無駟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玉有環進

**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 毛詩序曰關雎

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 魏文帝

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官佐宣陰 **閨房肅雍險謁不行**

**者也** 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

**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儆** 列女傳曰曲沃

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

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

矣至使君王 **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

**章** 史記曰平王東徙維邑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 左氏傳

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

孝公葛贏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恭姬

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群

吏而立公子無 **晉獻升戎女為元妃** 左氏傳曰初晉侯

虧孝公奔宋 **晉獻升戎女為元妃** 左氏傳曰初晉侯

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謂太子曰君夢齊姜

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

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

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 **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 五

齊武孟等冢 **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

嗣晉太子也

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諭亂嫡妾之禮也以至破國亡身不

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

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

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漢

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力之切高祖帷薄

不修孝文衽席無辨漢書曰高祖得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

者大臣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漢書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

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栢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然而

選納尚簡飾玩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

三千增級十四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好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

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

武中興斷雕為朴漢書班固曰漢興破六宮稱號惟皇

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

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

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

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

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

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案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

下長壯妖絜有法相者載入後宮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

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

矣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

如淳漢書注曰甲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毛詩曰詒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毛詩序曰魯桓公

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范曄後漢書曰蕭宗孝章皇帝

恩隆好合遂忘湑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覺委成

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重器神唯秦

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

國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

王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

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范曄後漢

皇帝謹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隲定策

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

北鄉侯懿又曰相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

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萇解瀆亭侯相帝崩竇太

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

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

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相思竇皇后立

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

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莫不定策帷帟委事

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

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囹圄岸之

下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

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

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湮滅連踵傾軛繼路運命論

其罪也毛詩曰宜狎宜獄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嵇康與

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山巨源

書曰劉伶商貨繼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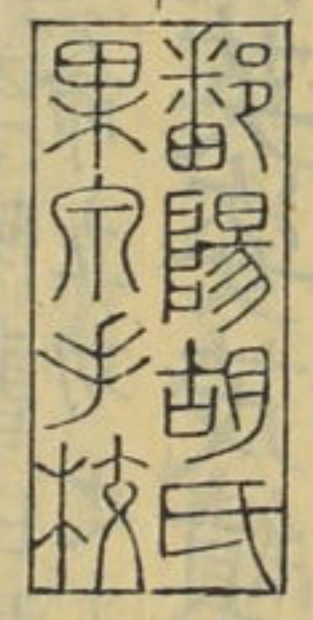
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崧後漢書朱穆上  
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焦  
爛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  
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作  
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毛詩曰  
周襄妣威之毛萇曰威滅也尚書赫赫宗  
曰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考列行迹以為皇  
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  
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  
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私  
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  
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第四十九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與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然咸能感會

風雲奮其智勇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稱為

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

議者多非光

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

謝承後漢書序曰申

徒蟠英姿磊落潘岳揚肇誄曰茂績惟嘉

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為爾

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

管隰之迭升相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

左氏傳寺

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蒐于

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

於翼扶王室昆武人屈起亦有弼鬪繒盜狗輕猾之徒

漢書曰灌

嬰睢陽販緇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潁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

以舍人從後

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

班固漢書

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故勢疑則

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薶戮不其

然乎

李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蒞醢

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

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

之略術臣贊曰縉

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禮記曰大

赤色紳大帶也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

其懷道無

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

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

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

矯枉之志

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

雖寇鄧之

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

而已

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

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

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

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

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守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論語

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

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

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選德則功不必厚舉

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選

德棄功參差雜用即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不得不校

其勝否即事相權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

弊權輕重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故高秩厚禮允

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建

文深詎中傷者尤多

文五十一

三

重刊

長

武之世

建武光武年號

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

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

慶于後

范曄後漢書郎顛上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

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

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

漢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又曰鄭興字少贛河南人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

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

顯宗明帝

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

融卓茂

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元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

功次云爾

### 官者傳論一首

范蔚宗

官者養也養闔人使其看官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官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仲長子昌言曰

天文官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

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闔者守

中門之禁

周禮曰闔人掌守王宮中之門禁鄭玄曰中門於外內為中

寺侍人掌女



宮之戒

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戒

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月令仲冬闔尹審門閭謹房室

鄭玄曰正內路寢也

內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

毛詩小雅曰巷伯刺

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

然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

老子曰

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

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

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

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杜預曰勃鞮披也史記以勃鞮為履貂上新序曰楚恭

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

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

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

必速遣之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相如為趙官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及其弊也

賢乃亂齊伊戾禍宋

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

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

之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

之而騁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

徐聞其罪乃烹伊戾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

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

後乃悉用漢故事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高后稱制

穆曰案漢故事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高后稱制

後乃悉用漢故事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高后稱制

後乃悉用漢故事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高后稱制

後乃悉用漢故事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高后稱制

後乃悉用漢故事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高后稱制

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令

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

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

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

言曰官豎傳近房卧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

幸漢書曰孝文帝時官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

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官人

主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官者非國

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

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

中人主之其後引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

損穢帝德焉

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

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中興之初官官悉用閹

人不復雜調他士如淳漢書注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

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

搃權威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

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

職焉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眾

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徒對反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

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遂享分土之封超登

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范曄後漢書曰鄭眾字季

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范曄

功遷大長秋封鄉侯

書曰安帝委用漸大而其資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

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

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鄧后已見皇后紀論朝臣圖議無由參

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

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權官傾擅朝室手握

房闈之任也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其

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柁之策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

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

陰王謁者長與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

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

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

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

常侍相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范曄後漢書曰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宦河南人唐

衡潁川人相帝呼超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

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

五人遂定其議帝嚮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悉誅

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上蔡迹因公正

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

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

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

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

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伊尹霍光張良陳平雖時有忠公而

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言曲求則寵光

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陳琳檄曰所愛

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

枚乘兔園

賦曰高冠扁焉長劍開焉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紵也

苴子余茅

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

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

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漢舊儀曰郡分銅虎符三

府署第館基列於

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

盈物

珍藏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

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

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

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嬪嬪御

焉杜預曰妃嬪貴者也嬪音墻漢書曰初表益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益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

兒舞女干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

狗馬飾彫文土木被

緹繡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績芻伎倖傳

以緹曰董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

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銜達

班固漢書曰司

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骨以行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薰合之

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

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

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

韋昭國語注曰山居曰棲

寇劇緣間搖亂

區夏

劉駟駮與李子豎書曰下車負乘劇賊未禽韓詩曰讒言緣間而起

雖忠良懷憤時

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

尚書曰予則孛戮汝

因復大考鉤

黨轉相誣染

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太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鉤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

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

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出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實武何進

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賢怨協群英之勢力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

承後漢書曰黃向對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

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皇后武為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

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驥趙忠等因

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後漢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

書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讓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

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然以暴易亂亦

何云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自曹騰說梁冀

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

### 竟立昏弱

曹騰梁冀已見上文昏弱謂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

也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

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

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一首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易曰艮下乾上遯彖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遯逃也謂去

代不求利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蠱卦上九爻辭是以堯

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

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語

夫子許由遂之潁水之陽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語

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

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自茲以降風流彌繁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長往之

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悟山潛之或隱居

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

者避世其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言或靜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

危難以謀己之安全也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

其清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然觀其甘心畎

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

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一爾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

柳下惠死妻誅之曰蒙恥救民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斃兮

情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

於海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

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

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

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

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然而蟬蛻稅置埃之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然而蟬蛻稅置埃之

中自致寰區之外淮南子曰蟬飲而異夫飾智巧以逐

浮利者乎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荀卿

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曰志意

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

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蘊藉東觀漢記曰栢崇溫恭有蘊藉是時

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

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

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

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揚雄曰鴻飛冥冥弋人

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

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

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為慕誤也光武側

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

班固漢書公孫引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責彼義相望

於巖中矣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

帛箋若薛方逢江萌聘而不肯至漢書曰薛方字子容

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

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

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

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

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

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

能濟時乎即便駕歸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范曄

連徵不起以壽終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後漢

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

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

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

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

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况太原人建武中

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

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

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

志羣方咸遂志士懷仁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以害仁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

乎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

節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炘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

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

車託病逃歸隱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與

卿相等列東廣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至乃抗憤而不

顧多失其中行焉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錄其絕塵不

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莊子顏回問於仲丘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奔逸絕塵而瞠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

黃儀封人楚狂接輿

###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

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

情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應劭曰肖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

不同史記曰況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

惡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永歌

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

風什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

詩題曰鹿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虞書



庸作歌夏書有五子稟氣懷靈理或無異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

受形有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

彌著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屈平宋玉導清源

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賦曰播

芳塵之馥馥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仲長子昌言曰英辭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

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

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

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主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范曄後漢書曰

軌同奔遞相師祖禮記曰仲丘祖述堯舜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

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又曰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揚揚子雲班班孟堅

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若夫平子艷

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平子張衡字也至于建安曹

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

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帝青龍四

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

為魏列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

於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

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二班叔皮孟堅也子建仲宣以

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

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

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百家之言徒以賞好異

情故意制衣相詭

說文曰詭變也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

元康晉惠帝年號也

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

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

百星稠繁文綺合

陳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縉又曰或能論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

之高韻

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逸響謂司馬

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

遺風餘烈事極江右

史記曰宣王法

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江右西晉也

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

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

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而

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史莊子內篇其數有七

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

于義熙歷載將百

建武晉愍帝年號義熙晉安帝年號

雖比響聯辭波屬

雲委

答賓戲曰馳辨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

莫不

寄言上德託意玄珠

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老子德經曰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

道

麗之辭無聞焉爾

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邁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仲文

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

仲文務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

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

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

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

興會情與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

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

並方軌前秀垂範後

昆

尚書曰垂裕後昆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

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

府篇曰商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文賦曰暨音聲之迭由乎亥黃律呂各適物宜周易曰象其物

謂之象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

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

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

人所共傳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

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子荆零雨之章正長

朔風之句孫子荆涉陽侯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並直舉習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

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字也尚書周公曰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雖文體稍

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

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潘陸顏

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

然請待來哲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 恩倖傳論一首

沈休文

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

人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屠釣卑

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尉繚

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

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非論公侯之世  
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鼎食之資**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明敷幽仄唯才是與尚書曰明

**相黃憲牛醫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

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

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

**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曰鄭子真名震乎京師

**葉珥貂見崇西漢**左太冲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而侍中身奉

**奏事又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應

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漢書曰

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

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候也

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

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非若晚代分為二塗

**者也**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賤職庶族不涉清階漢末喪亂魏武始基國

書曰太王肇基王迹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

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列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因此相公遂為成

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州都郡正以才

品人傅子曰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而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揔其義而

品人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揔其義而

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籍世資用相陵駕人才不

故因世資以成貴也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法言

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劉毅所云下品無高

門上品無賤族者也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

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

厥衣冠莫非二品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自此以還遂成卑庶

衣冠以外皆同下科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氏

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

較學古學然有辨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夫人君南面九重奧鳥到絕

楚詞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闈之任

宜有司存論語曾子曰簞豆之事則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

爾雅曰狎習也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

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

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

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

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莊子曰車軌結乎千

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

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

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

也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

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  
虎不知百獸之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  
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虎外無逼  
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

政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  
輿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

賄成鈇鉞瘡痍措於牀第側之曲西京賦曰所惡成瘡痍  
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

言不踰闕杜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左氏傳衛太子  
謂渾良夫曰服

冕乘軒三南金北毳來采芳艸祖素練丹魄至皆兼兩音

北毳獬豸之屬艸也丹魄虎魄也西京許史蓋不足云

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  
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

弟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  
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氏

政寬又性至豪險又曰石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沈約  
崇貪而好利富擬王者

曰明帝廟號太宗法言曰聖權倖之徒惛憚丁宗戚  
人之法未嘗不閑盛衰焉

欲使幼主孤立求竊國權六代論曰君孤立  
於上臣弄權於下措造同異

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  
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謂

也滅之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寶祚猶  
寶命也

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

恩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子孟堅

述高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纂堯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  
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

劉爾雅曰 寔天生德聰明神武 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

外曰神尅定禍亂闢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秦

人不綱網漏于楚 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

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令網目漏也 爰茲發迹斷

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 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

蛇分為兩後人來至蛇所有一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

赤粵 于厥 蹈秦郊嬰來稽首 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

革命創制三章是紀 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應天順民五

星同晷 晷光景也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 項氏畔換

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之象也

黜我巴漢 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 西土宅

心戰士憤怨 尚書曰過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 乘

豐而運席卷三秦 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

散席卷各爭恣志漢書曰韓信陳三秦易并之討應劭

故曰割據河山保此懷民 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

三秦 股肱蕭曹社稷是經 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

之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 股肱蕭曹社稷是經

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蕭何曹參也禮記衛獻公曰有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予王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之爪牙又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明 恭行已見上文毛詩曰 恭行天罰赫赫明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項岱曰珪璋王之妙好雕鏤者闡闡恣趙朝政在王闡

毛詩曰顯顯昂昂如珪如璋闡闡恣趙朝政在王闡

闡門之內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炎炎燎火光

允不陽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鷲外見壅於王鳳等

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

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

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

而王幾越亦狗盜芮尹江湖漢書曰彭越嘗漁鉅野澤

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雲

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閒心号曰鄱君音義曰尹正也

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韓信初為齊王

為淮南王彭縮自同閑胡旦鎮我北疆應劭曰閑音扞南

越為梁王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周易曰德薄而位

閑縮為燕王吳克忠信脩嗣乃長漢書曰芮為長

故曰北疆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

無德而祿殃也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中微謂

世無子國除九縣颺迴三精霧塞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

微盜賊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

奔突誕命靈貺自甄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

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誕命靈貺自甄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

河圖曰德布精上為眾星誕命靈貺自甄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

誕命靈貺自甄

誕命靈貺自甄

誕命靈貺自甄

誕命靈貺自甄



注曰甄表也 沈機先物深略緯文 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

尋邑百萬貔虎為群長轂雷野高旗彗 蘇漢書曰劉

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

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

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鬻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

甯曰長轂兵車也東英威既振新都自焚 漢書曰莽封

都主人曰戈鋌彗雲 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 呼曰 虔劉庸代

紛紜梁趙 范曄後漢書曰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又曰公孫述稱王王巴蜀又曰卜者王郎為天子都

邯鄲又曰彭寵自立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 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

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

洛陽光武令馮異 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

共道 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

軌書 靈慶既啓人謀咸贊 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

謀謂眾議西都賔曰 明明廟謀赳赳雄斷 廟謀廟筭也揚雄連珠曰

天啓之心人其之謀 兼聰獨斷聖 於 赫有命系我皇漢 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

王之法也 命復漢 之祚

### 文選卷第五十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小  
三  
九  
十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褒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褒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一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韋昭曰崤謂二殽函函右隴蜀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

文五十一

內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苞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

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戰國策蘇秦說

秦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於是秦人拱

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孝公既

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蒙故業

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

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

壤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

徒帝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

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

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

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約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兼韓

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

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得

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密再越趙

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

誘曰杜赫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亭景蘇厲樂

毅之徒通其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高

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蠡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劭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今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欲囚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以為亞卿也

**之倫制其兵**

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

呂氏春秋曰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  
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

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史記曰逡巡遁逃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也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韋昭曰大楯曰櫓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及至始皇奮六世

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

之餘烈

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

周而亡諸侯

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

履至尊而制

六合執敲扑

浦以鞭笞天下

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扑說文曰敲擊也祐交切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

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

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

百越之君俛

首係計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史記李斯曰請

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隳名城殺豪

俊應劭曰壞城恐復阻以為己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

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如淳曰鋦箭足也鄧展曰鋦是扞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

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鋦為鍾鐻金人十二然後踐

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鋦音的鋦或為提鐻音巨然後踐

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

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天下

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金城言堅也史記張

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史記秦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扃戶

為樞也氓隸之人如淳曰氓字氓人也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

中庸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

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

畜五特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躡足行伍之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猗氏故曰猗頓也躡音免

閒俛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率罷

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蒼坪

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

莊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方言曰贏擔也音盈山東豪俊遂並起而

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

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也鋤耰棘矜巨非鉅鉞鹽於鈎戟長鍛介所也孟康曰耰鋤

矜音權爾雅曰棘戟也言鋤柄及戟權也耰音憂權巨

巾切如淳曰鈎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鈎曲也說文曰

鍛鉞有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賢

廊廟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

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而也丁結切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

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然

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之兒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

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

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

矣寡人將竦意而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

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

悖蒲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

忠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

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

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

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  
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  
則不然反以為誅未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淳曰漢書注曰誅非上所行也  
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  
笑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  
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士崩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曰中  
滴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臯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三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  
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

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故卑身賤  
體說色微辭愉愉逾况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  
士仁人不忍為也愉愉煦煦和說之兒也孝經鈞命決曰驩忻慎懼嘔嘔喻喻與嘔同音  
吁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  
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拂與弼同則忤於邪主之  
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  
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  
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是以伯夷叔齊



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

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懼然易容懼敬兒也居具切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去几自貶損也

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作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

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尸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

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

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

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

文王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

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望坐茅以漁心合意

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

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誼戰國策蘇代說

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襄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摠遠方壹統類

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

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

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

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

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

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曰嗟乎余

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

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

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

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

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厨去侈靡卑

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

窮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

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國

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囿

空虛文子曰法寬刑緩囿圍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

藪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禮記曰天降膏露鄭子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

朱草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

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

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

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

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

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名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

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論語子曰邦有道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

矣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幸遭

聖主平世而久懷寶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是伯牙

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遁雅曰遁逃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

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蠢蠢終日經營不

能越階序說文曰蠢蠢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蠢蠢嗜膚

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致千里而不飛僕

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

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

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

曰介紹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氏

而傳命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

也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於中

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

為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

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

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

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子何

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誦乎不知己而

申乎知己矣今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

之曰嚮也見客之意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

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慎子

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易之方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母

皆走易之方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母

皆走易之方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母

皆走易之方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母

皆走易之方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母

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孫卿子曰閭嫫子奢莫之媒醜女未詳所見倭於為切傀古回切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織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鶴於青雲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疋設切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遊求賢索友厯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五雞而

聽之

輅車也白虎通曰各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輅端橫木以縛輓也

詠歎中雅轉運中律

音作而民康樂嘽禮記曰嘽諧慢緩舒繹曲折不失節禮記曰嘽諧慢

者也於是士相見之禮友焉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胸左頭奉

之禮文既集

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

紀力人不識寡見

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曩從末路望聽玉音

竊動心焉

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

說浮遊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

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

如淳漢書注曰太上

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

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

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

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

之子以其兄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

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

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

是遂求北犬晨鴈齋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

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

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

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鸛彼晨風鬱彼

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

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

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

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

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

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

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

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

身敬也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

美玉蘊於砥武砮夫凡人視之佚焉馬融論語注曰蘊

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良工砥之然

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練金

練不耗故曰精練也說文曰鑛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

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論語子曰大

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

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言所覆

者廣也

文五十一 十二 王序

紛紜衆多之貌也  
寂寥曠遠之貌也  
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爾雅曰究窮也郭璞

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

四方若卜筮尚書曰故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乎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夫忠

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

可封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

揚君哉愚竊惑焉浮遊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

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毛詩周頌曰清

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

如清風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

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

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江眉耆

耆之老龐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咸愛惜朝夕願濟湏臾且觀大化

之淳流於是皇澤曲且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

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傳曰詩人感而後

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也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

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妄億

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誣也

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

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陳上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

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多

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

鮪鱒並逃九罟域不以為虛爾雅曰鮪鮪郭璞曰今泥

郭璞山海經注曰鮪魚似蛇時闡切毛詩曰九罟之魚鱒鮪爾雅曰九罟魚網也是以許由匿

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

遂之箕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夷齊已夫青蠅

不能穢垂棘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

山之下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

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爾雅曰董正也

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

彌大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

也客雖窒計沮言二客雖於計窒塞於議沮敗

也室塞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

仁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

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枹子鼓鏗耕鏘

七而介士奮竦左氏傳曰郤克援枹而鼓故物不震不

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

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

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

德馬融論語注曰繹尋繹也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

之力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邪君之力邪與音余先生曰非

有聖智之君惡鳥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寒戾龍起

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蟋蟀俟秋吟浮游

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也謂之蜻蛚也易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

燥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

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眾也毛詩

人君子其儀不忒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之材非一

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傳曰宋公與楚

人期戰于泅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

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實僕也齊桓有管鮑隰寧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

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說苑鄒子曰甯戚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政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晉

文公有咎犯趙衰楚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



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  
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  
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秦穆有王由五殺攘却西戎始開帝  
緒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得失之  
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隣國有聖  
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  
之女樂以媯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  
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繆公聞  
百里奚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  
曰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  
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  
江淮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  
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楚  
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  
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  
滅疆吳雪會稽之恥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  
勾踐有種彘溇庸剋

滅之孔子稱粵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  
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  
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魏文有段干田翟秦  
人寢兵折衝萬里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  
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  
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  
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  
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軼秦  
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燕昭有  
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燕昭有  
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  
王怨齊於是誦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  
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  
菑齊潛王走保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  
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高誘呂氏春秋注故有賢聖

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龔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引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

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

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

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五也

減膳食卑宮觀

宣紀曰令太官損膳

省宰又曰郡國宮觀勿復修理

省田官損諸苑

宣紀曰池籩未御踈

役振乏困

宣紀曰遣使人還歸勿筭

恤民災害不遑遊

宴

宣紀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

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經之服事

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縗經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喪者勿繇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

愴子弟之縲匿

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

匿大父母皆勿坐

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

其零茂

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成群草木遂長

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豈不然哉毛詩大雅文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

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

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

同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

殘秉賊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其所臨莅莫不肌栗懼伏

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韓子曰古之人

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徭惶遽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公

不畜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狸又

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故又況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故

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

怨民用和睦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

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

神光耀暉洪洞朗天宣紀曰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鳳皇來

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宣紀曰鳳皇集魯群鳥從之尚書曰鳳皇

自至來儀爾雅曰翼翼恭也邕邕和也又曰德神雀仍集麒麟

豈不盛哉尚書曰咸則三邦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

周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尚書璇璣鈴曰

降于郡國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

曰嘉穀女稷

九真獻奇獸

甘露滋液嘉禾櫛比

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

降于郡國

曰嘉穀女稷

武王得兵鈴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周公

受拒鬯而鬼方臣周公受拒鬯未詳鄭玄詩箋曰鬼方遠方也宣王得白狼

而夷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夫名自正而事自

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

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

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

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

毛詩曰因時百蠻天性憍蹇習俗傑暴左氏傳曰彼皆偃蹇杜預曰偃蹇憍傲也賤

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壯健賤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

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生業習戰攻以侵伐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曰匈奴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也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鳥

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

鞞馬播種則扞弦掌拊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何旦切鄭玄

禮記注曰拊弓把也音夫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郭刈則顛倒殪計伊

史記曰匈奴射狐兔用為食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

則退不羞遁走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抗士屢犯

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獫狁孔

熾我是用急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

稱臣而朝賀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眾來降鄭氏曰揮音纏束之纏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奉

珍朝賀正月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典結計沮顏焦齒

梟矚

開

翦髮黥首文身裸

力袒徒旦

之國

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

辨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蓋沮頰也焦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梟矚也黥首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

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

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

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

飛鳥翕翼泉魚奮躍

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

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鴛鴦飛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

是以刺史感懣

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淺不能究識黥不明也敬遵

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

毛詩曰既醉以

酒既飽以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仁豐字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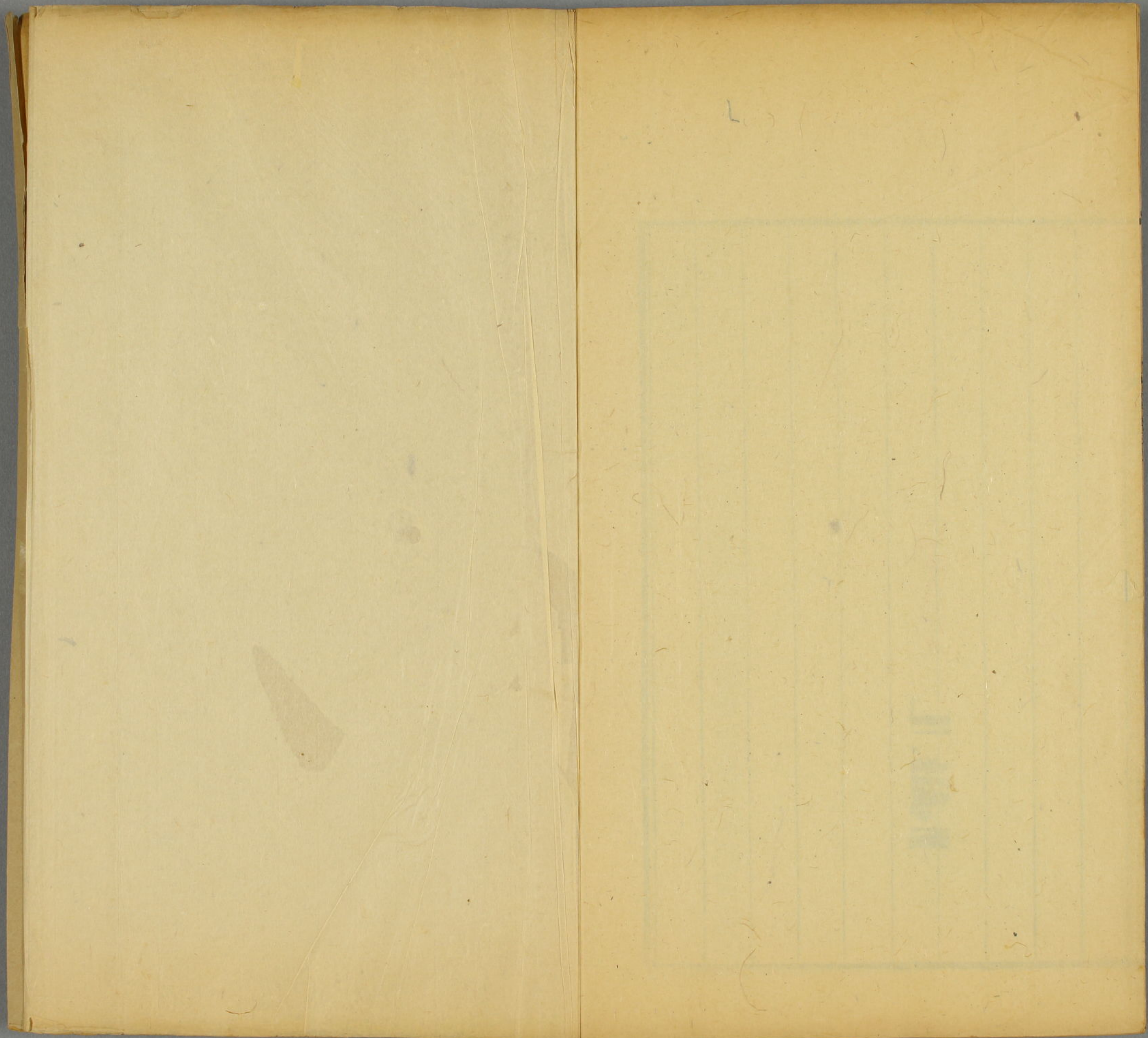
文選卷第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紅

二

題聖古... 文五十一



十七